

赏析豫剧崔派传人张晓霞在《三娘教子》中的表演艺术

赵宝萍

(河南省禹州市豫剧团 河南 禹州 461670)

中国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1-1413(2011)09-0160-01

《三娘教子》是一出传统老戏,许多剧种都善演此剧。河南省艺术研究院著名剧作家石磊将京剧的演出本改编为豫剧的新古典主义作品,由安阳市豫剧团崔派传人张晓霞首演,引起了河南戏曲界的关注。我有幸观看了张晓霞老师的演出,深深地为她那韵味十足的崔派声腔和精湛的大青衣行当的表演艺术所折服。

这是一部用崔派艺术演绎的一个新剧目。在唱腔上紧紧抓住了“崔派”的魂,把握住了“崔韵”这一要素,在“安板、创腔、摆字、旋律上深入挖掘,故而唱腔很是符合人物、符合剧情、符合崔韵。我很喜欢张晓霞老师用崔派声腔塑造刻画出来的中国古典妇女的典型代表王春娥的艺术形象。我能看得出来,她在排演这部戏时,下了很大功夫。故而,她能在舞台上牢牢地把握住了人物的性格、身份、年龄、所处境遇下的变化、内心世界、外在行动的心理轨迹和表演情势等。她把人物吃地很透,把戏情戏理弄地甚是清楚明白,所以塑造的人物就很丰富多彩,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她准确地把握了剧中人物的情感世界,了解清楚了人物的心理变化流程,在舞台上塑造出了王春娥丰满感人的艺术形象。作为一名成熟演员,她很娴熟地找到人物内心的支点,抓住了如何运用崔派独特的声腔艺术和表演艺术来刻画人物、演绎剧情、展开矛盾、讲述故事、揭示深刻的主题。她能够深刻领会到导演的艺术构思,然后加以悉心体会,这样就对主人公王春娥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自己独特的见解,为塑造张晓霞式的王春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典美学认为,“精诚于中,故其文语感人也”。我们演戏就是要演人物,用“心”去“悟”,用“悟”去“思”,和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才能准确把握人物,惟妙惟肖地表现出角色的神态和语言。演员的第一次出场亮相很重要,能不能吸引观众,留下印象很关键。演员要想一上场就抓住观众,就要在出场前琢磨好角色心里在想什么?怎样去表现人物的心灵活动。我认为,张晓霞老师就很懂得带戏上场,她在王春娥的出场亮相中,紧紧把握住人物的心理特征,随着幕内一声内白:“来……了……”,在音乐和击乐的烘托下,一位端庄、朴实文静的夫人慢慢走出,没有大的动作,只是在音乐过门中一个轻轻的抛袖,却展现出王春娥那仪态端庄的拘谨,举止矜持的人物内涵,给观众留下较好印象,当即来了一个碰头好,剧场效果很是浓烈。接下来,她用那浓郁纯正、百听不厌的崔派声腔来演唱“居同檐还需要忍让为上,为的是家和睦,为的是薛郎”这几

句戏词,这两句是“二八板”,在唱腔上可以说是没有刻意的渲染,而是平稳的唱出。再家下来演唱“助二娘育幼子尽力尽心”这句唱词,道出了王春娥的内心境界和对薛广的恩情。为了“爱”,为了“情”,她发誓要全力协助二娘教育幼子,这才有了当家庭发生巨变,王春娥笃守诚信,排除万难毅然担起抚养弃儿的重担,展现了她善良高尚的人品和意境。

张晓霞老师很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的个性、气质、思想和操守,以及这个人物在情节变化和事件变迁的重要过程中所发生命运挫折,由此而导致的灾难和得意,据此生发出能够准确传达和充分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心脉气氛的招式和唱腔。第二场,当王春娥得知丈夫死讯,大娘、二娘变卖家财,撇下不满三岁的幼儿另嫁他人的噩耗后,一个愣神,仿佛跌进了万丈深渊,慢慢的一个转身,看到眼前的一切变的那么陌生,内心起到了很大的变化,“眼前的这情景叫人怎信?王春娥似成了梦中之人。张刘氏往日情全然不论,一个个席卷家财、反穿罗裙,她们另寻了高门。老薛保风烛残年谁来过问?小弃儿成弃孤令人痛心,倒不如狠狠心尘缘了尽……”。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她想一死了之,这时依哥的哭娘声如刀扎一样,把她拉回到现实中,看到年迈的义仆和弃孤,悲愤交加。“小弃儿换娘声刀扎我心……”这段唱腔运用了不同的板式和唱法去展示人物的情感。前者是【飞板】,也叫【非板】,【散板】有板无眼,节奏自由。一般【飞板】唱腔比较短,四、六、八句即转入其它板式。但“崔派”的唱腔例外,它常把【飞板】类唱腔发挥的丰满别致,甚至整段唱腔全用【飞板】演唱,【飞板】字多腔少,音乐过门简单,靠演员自己领唱,中国豫剧一代宗师崔兰田先生曾说“【飞板】不好唱,要靠演员的功夫,要唱好【飞板】,首先要把字摆好,以“字”领腔……”。作为崔大师的亲传弟子,张晓霞老师紧紧把握这一要点,发挥崔派特点,注意“字”与“腔”、“情”与“声”的运用,以说带唱,腔依字行,字字清晰地传入观众的耳中。上板时唱的“唤娘声”三字,明显感觉到她加重了字音,拖腔时运用了河北梆子的音调,加了一个小装饰悲音,既符合人物感情又增添了色彩。这段唱腔曲调平稳舒展,但平而不淡,朴实自然,构成了王春娥笃守诚信、忍辱负重的心灵主弦,饱含了她坚韧的性格和不屈挠的决心和力量。

“滚白”也叫“清板”,“哭白”,也属于无板式的自由演唱,它主要是表现人物悲伤哀怨的激越悲愤的心境情感。“大滚白”则是崔派声腔中

独有的特色,也是它独特方面的词汇,这种唱腔用在表现人物悲痛时,常常以幽咽缠绵的鼻音点染润色,以脑腔和胸腔产生共鸣,运用集中饱满的大悲腔尽情抒发人物悲痛激愤的心情,继而当感情发展到顶点时,则常常刹住弦音(在全部乐器静止下),使用“滚白”,演员单独演唱,而且时间很长,拖腔跨度大,很难学,更难唱,掌握不好,很容易走调,凉弦,所以在豫剧唱腔中很少使用。在《三娘教子》训子一场中,当王春娥不辞辛劳,日夜织布纺棉,抚养教育弃儿成人。依哥逃学回来,春娥叫他背读诗书,他背部出来,春娥对他严加教管,谁知依哥生性顽皮,不但不听,反以恶言顶撞春娥,“要打,你生一个打,养一个打,打人家的孩子,你还真下得去手啊……”这句恶意的话就像尖刀一样扎在王春娥的心上,一个愣神,这时张晓霞老师来了一个急退步,跌落在椅子上,她的感情一下跌进了冰冷的冰点,浑身颤抖,心如刀割,张晓霞紧紧把握人物此时的心理特征,颤抖的双手紧紧抓住水袖来回搓揉,配以形体,两肩不断抖动抽泣,表现了王春娥那难以抑制跌宕的悲伤心情。她的心碎了,希望破灭了,内心在滴血。“小奴才一句话如同利箭”,张晓霞以哭腔唱出,后四字加重,用小喷口喷出,加强了王春娥悲痛欲绝的心情,“一字字一句句把我的心刺”,前边的字一字字的说出,到心刺时,加强字音,表现王春娥的伤心程度。“十几年我扶老养小起早贪晚,十几年我吃糠咽菜人瘦衣宽”到“咽菜”时,带一个小叹音,放慢速度,“人瘦衣宽”时,用牙音一字字喷出,悲切有力,“他纵是一块铁石也该暖暖,谁知道奴才心比那铁石还顽,到“顽”字时,张晓霞用哭腔带了一个悲切颤泣的托韵,使唱腔伸展一下,做一铺垫,“只可惜我的儿你此话讲晚”,轻轻唱出,“你要不真打我,我还不说呢……”依哥的一句话更激起了王春娥的悲愤之情,“早讲出咱娘俩怎会落到今天”,张晓霞运用了崔派独特的“滚白哭韵”,在乐队全部静止下,以大本腔为主体,以哀婉凄楚的悲腔哭韵润色,字头字尾加入气声,用悲咽缠绵的鼻音托了一个婉转长达七八拍的长拖腔,经过由轻到重,有低到高和崔派擅用的尾音下滑上下二度的小连音,让音轻弹,发出醇厚委婉的声韵,紧扣一个“情”字,落腔时以奔放有力的悲声甩腔,在音乐的烘托下,喷放而出,把主人公王春娥那种心中积郁无限伤痛而又不得不压抑的心情一泄无余,这沉痛的心声,叩击着观众,展现了崔派声腔艺术非凡的魅力。